

§ 愛奧尼亞之遊

光陰似箭 歲月如梭 10 年一晃而過，此時來到 554BC。

雅典的經濟興盛，陶藝與詩歌繁榮，正在為後來的古典雅典打下基礎。

斯巴達進入軍國化的穩定期。對外逐步建立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雛形，開始影響整個希臘南部的局勢。

柯林斯(Corinth) 成為商業與造船強國，掌控了西地中海貿易與陶器輸出。

愛奧尼亞與小亞細亞沿岸，薩摩斯島因地理位置優越，是愛奧尼亞群島中最富庶且與東方貿易往來頻繁的島嶼。幾個貴族家族分權，Mnesarchus 家族可能為其中一支富商。

以弗所 (Ephesus)、普里耶涅 (Priene)、科羅封 (Colophon) 各自由貴族或商人僭主統治，文化上活躍，有強烈的東西方交流特徵。

波斯由居魯士(Cyrus II)主導，東方霸權崛起。

554BC 春，薩摩斯島的潮水帶著一層銀藍的薄霧，海上風平浪靜。

少年畢達哥拉斯如玉樹臨風立在甲板邊，髮梢被晨風撫起，他的眼神穿過海霧，凝望對岸愛奧尼亞的山巒。那裡是以弗所的方向，古老的亞底米神廟尖頂在陽光中若隱若現，宛如一座雲中的宮殿。

水精靈優媿婭坐在船尾。她的髮絲濕潤微卷，像是被海浪梳過的銀絲，雙足浸在船尾湧起的白沫裡，偶爾踢起一串水珠，化成細細的虹。

「畢達哥拉斯，你又在想那位米利都的智者嗎？」

「我在想，人若能測量天地，是否也能測量靈魂。」

「靈魂是水做的嗎？」優媿婭歪著頭問。

「也許是吧，水能映出一切，卻抓不住自己。」

他笑了，眼中閃過一絲少年特有的憧憬。

這趟旅程，他不僅是為了見識愛奧尼亞的學者與工匠，更為了理解那種貫通東西、超越疆界的智慧之光，如同水，無處不在，卻又難以名狀。

10 年的默契，只要畢達哥拉斯心裡想著，優媿婭就現身陪伴，她冰潔無瑕卻是無法觸摸。

他們先抵達以弗所。

這座城市依傍著凱斯特河，港口船帆林立，香料、絲織品、琉璃器皿在市集間閃爍。街頭的希臘商人與波斯使節交錯而行，說著混雜的語言。

這裡是東西文明的門戶，充斥著亞底米的光與商人的喧囂。

亞底米神廟尚在修建中，巍峨的柱陣已然聳立於平原。

白色大理石反射著海光，工匠們正在雕刻女神的胸像，胸前多乳，象徵萬物的滋養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廟前，久久不語。

「她像是天地的母親。」他說。

優媿婭點點頭，指著石匠的手：「他們在石頭裡尋找靈魂，你在數字裡尋找它，是不是同一件事？」

傍晚時分，他們走入香料巷，薰香與雪松的氣味瀰漫。

阿拉伯的乳香、埃及的紙莎草卷、波斯的掛毯在燈火下交織成異國的夢。

畢達哥拉斯向一位來自敘利亞的商人學習如何計算重量與兌換率。

商人笑道：「在我們那兒，數字不只是算錢的工具，它能通神。」

這句話，在少年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。

夜裡，他與優媿婭走到河邊。河水倒映星辰，波光如銀。

「妳聽見嗎？水裡也在說話。」

「那是世界的心跳。」她回道。

翌日，他們沿著愛奧尼亞海岸北上，抵達普里恩。

這座城築於山坡之上，街道呈直角交錯，規劃嚴整，宛如天上星圖的映照。

「每一條街道都按數而立。」畢達哥拉斯讚歎道，「石階之城與幾何的靜默，這才是真正的秩序。」

他們拜訪一位老石匠。那石匠正用繩與尺丈量柱基，口中念念有詞：

「線要垂直於地，方能承天之重。」

畢達哥拉斯忍不住提問：「若地本曲，如何有垂直？」

老石匠笑了：「那就讓人心為準吧，心若不偏，石也不傾。」

優媿婭在旁輕笑，抓起一片碎石拋入泉中，水紋盪開一圈又一圈。

「你看，這也是幾何。」

「是啊，曲線裡也有規律。」他靜靜望著水面，似乎在心中計算著什麼。

午後，他們登上雅典人所建的劇場，視野開闊。遠處的山巒被陽光切割成層層陰影。

「你說，光是不是也有形狀？」優媿婭問。

畢達哥拉斯：「也許吧。若有一天我能讓數字去追隨光，那應該就是宇宙的音樂。」

這句話，像一顆種子埋在他心裡，將來會長成“音樂與數學的和諧”那座大樹。

最後，他們抵達科羅豐。

這裡不如以弗所繁華，卻因詩人荷馬與先知般的吟遊歌手而聞名。山丘間散落著陶工與書卷商的作坊是詩人之城與東方的夢。

一位長鬚的老人正在教孩童誦詩，聲音悠揚：「靈魂是風所賜，呼吸即是記憶。」

畢達哥拉斯靜靜聆聽，眼神有些恍惚。

他對優媿婭低聲說：「如果靈魂真能輪迴，那麼語言、詩與音樂，是不是靈魂的證據？」

優媿婭輕輕回答：「若海潮能一次次回來，靈魂又為何不能？」

他們在陶工坊裡停留許久。

年輕的陶工向他展示一件刻著蓮花紋的瓶子：「這是從東方來的圖樣，據說越過了海與沙。」

那蓮花的曲線在光下展開，如同冥想中升起的火焰。

畢達哥拉斯將手指在瓶身上描摹，忽然想起父親曾說：

「數是世界之骨，形是骨上的花。」

他心裡明白了，那東方的花，其根也許正藏在數的泥土裡。

傍晚，優媿婭與他坐在城外的橄欖林間。

「妳會一直在我身邊嗎？」

「直到你找到水的盡頭。」她微笑著，化作一縷清波。

水珠落在他掌中，冷而透明，如同一個永不消散的約定。

當夜風再次吹過伊奧尼亞的平原，畢達哥拉斯獨自站在星光下，望向遠方的東方。他感覺到，世界的智慧不止於希臘的石牆與神廟；在更遙遠的土地，必有另一種教人測天量心的法則。

他閉上眼，聽見風中傳來優媞婭的聲音：

「數與水，皆無形，卻能化萬象。」

從此，少年心中那條通往東方的路，已悄然展開。

後記：



岸。

1. 554BC 畢達哥拉斯 16 歲
2. 以弗所(Ephesus)在 Samos 東北約 40 公里，Colophon(科羅豐)在 Ephesus 北方約 40 公里，Priene(普里恩)在 Ephesus 東方 40 公里。

這三個地區在現代的土耳其西